

我女若蘭

／陳潔貞

我女兒若蘭在非洲 BENIN 一個僻遠基督教醫院工作。她用法文很詳細的報告了近況

，爲了使我高興，再加上中文的短函，專爲我而寫。雖然只有簡單的幾個字，卻令我感動到熱淚盈眶。若蘭沒有上過中文課，只在她小小的時候我偶然叫她學寫幾個中文字。就憑這一點小小的指導，她看得懂一些單張，現在居然也能夠用中文和我溝通。我的法文程度有限，若蘭時時指點我，並安慰我說：「幸好媽媽的法文講得不好，否則全家都說法文了，我們小孩子連廣東話國語都不會說了，更何況寫讀中文！」

沒有誰比我更了解若蘭，也沒有誰比若蘭更了解我。我們是母女，是師生，也是知心密友。我們之間沒有秘密，我們分享一些很孩子氣的小玩意。若蘭信中所提的 Simi，你們試猜猜是誰？說來好笑，Simi 不是人，是一隻在美國買的毛毛玩具山鼠。Simi 大大的眼睛，惹人愛憐，若蘭買來送給我，說 Simi 像我有潔癖；我喜歡水洗，甚麼都用水洗，連電器也大水沖洗，在家出了名。我們當 Simi 是

若蘭的女兒，有時候爲了替我解悶，她便抱起 Simi 哄牠說：「乖乖，叫婆婆啦！」。我們之間就是這麼痴情，童真！

大概是半年前左右，若蘭剛取得醫學博士文憑不久，她忽然告訴我想去非洲 Benin 的一個基督教會主辦的醫院免費服務兩個月。我知道她立志去非常 Benin 以贈醫方式侍奉，做主的工作，蓄意已久，但一時間我被嚇壞了。我未去過非洲，對這個地區不瞭解，但道聽途說，看了一些報導和電影，覺得非洲落後貧窮，衛生條件很差，黑人樣子看來也有些怕人。當下我無言，巴到晚上若蘭的爸爸放工回來，靜靜地將消息告訴他。我以為他會不贊成此行，會設法說服若蘭改變計劃，去中國或越南……等比較熟識的地方侍奉。不料若蘭的爸爸聽了消息之後，很鎮靜地說：既然她有這個心志，不宜反對；非洲衛生條件不好，小心點不要染上病，多帶藥，早打預防針。事情就這麼決定下來，於是申請醫院批准，辦手續，買機票。

。SIMI 基督教組織派人來聯繫，指導，在我們家放幻燈片。我見他們做事認真，態度誠懇，

極富愛心。她在非洲的護士朋友 Guiline 又寫了一封長信給若蘭，答應安排起居食宿，來首都 Cotonou 接機等等，於是我也慢慢放心了，雖然繼續密密祈禱，但心內覺得平安，不再緊張。

自從去了非洲之後，若蘭每個星期都寫信回家報告近況，描寫在醫院的工作情形，日常生活起居，同工的苦樂與共，居民的和善可親，教會的活動，與鄰村中國來的醫療組的交互訪問，親自下廚招待無國界醫生探候的快樂時刻，特別是和 Guiline 日夕相對，同讀聖經，一起侍奉主，服務人群的無比喜樂……每次收到信，我興奮極了，我們全家一齊閱讀，一同回信，連飯也忘記煮。

若蘭溫婉、和順、文靜，少說話，不愛交際，喜歡看書；她信心堅固，外圍內方，很有個性，辦事沉著有條理。她每日都要看聖經，晚上出門之前無論如何忙總要讀完一節經文才肯離家，晚上要讀完一節經文才肯上床睡覺。虔誠熱心方面我無法和她相比。她言行相符，心中怎麼想便怎麼做，不惜金錢勞力。擔任主日學老師的時候，做準備工夫比考試還要認真。她最肯做慈善工作，甚麼救災濟貧機構啦，紅十字會啦，防癌研究啦……她都捐，每捐都是數百一千法郎，使我們做父母的看了心寒。在這方面我們從來不說她，信任她知道如何適當地處理辛苦所賺回來的錢財。

若蘭長得高大結實，很有醫生樣。想不到早產五個星期的她，大概多喝了牛奶，多吸了山地的新鮮空氣，居然長得和法國同齡女孩子一般高。在醫院做實習生的時候，有一次我們

去探訪她，見她穿了醫生袍，袋裡插著聽筒，一副醫生的神氣，使我們大吃一驚。在我們父母心中，若蘭仍然是要我們悉心照顧，年紀還小，孩子氣未脫的女兒，正不知甚麼時候，她忽然長大了，懂事了，有自己的意見了，會考慮處置事情了，能夠替人看病了。當收到她所服務的醫院寄來的信件，上面赫然寫著 Doctor HE Yolande 的名字時，我才如夢初醒，驚覺昔日的小西瓜，今天已經是醫生，轉眼成人，時光過得好好快啊！

說起小西瓜這個乳名，有一個典故。那個時候，我和丈夫仍在大學讀書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忽一日偶然看病，醫生說我有了身孕。肚子一天天脹了起來，好在是冬天，山城格納貝爾特別冷，穿上大衣沒有誰知道。元月六號星期天，我們在家玩遊戲，我覺得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流了許多水。問鄰居，她問我肚疼嗎，產期到了嗎？我說未到，也不疼，她便說不用怕，明天一早去醫院驗吧。當時大家都沒有經驗，還說要早些休息。後來有了陣痛，越來越密，越來越疼，看情況不對，丈夫開車送我去醫院檢查，還認為例行公事，檢查完便回家。不料值日護士一定要我留院，還怪我們不早些來，說胎水都流乾了，會難產。經過一番努力，延至凌晨二時，要動員醫生用真空吸管並鉗子才終於生了出來。我用盡了力氣，居然沉沉睡去。天亮，護士抱了女嬰來給我，問我要替她起甚麼名字，因為匆忙中沒有商量好，情急之下，記起曾聽丈夫說生女便叫薇薇，便告訴護士說起名為 Mimi。我望著女兒越看越覺得美麗可愛，整個身心都溶化了。正在陶醉，護

士又匆匆跑來遞給我一張字條，上面是丈夫的筆跡。原來醫院規矩早晨不准探病，怕影響病人休息，妨礙醫護人員工作，連丈夫也擋駕在外。他和我商量怎樣起名也不可能，只有寫字條徵求我同意替女兒起名為若蘭，西文是 Yolande，取同音之意。我很吃驚，馬上想起「我女若蘭」這套悲感人的電影，我很怕女兒會像電影上的女主角一樣，染上小兒麻痺之類的不治之症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我硬起心，鼓足勇氣，終於簽了名。如今想起此事，仍然心有餘悸。他寫信報告在香港的雙親說，本以為生了一個小冬瓜，看清楚原來是小西瓜。自此有好一段時間，朋友們叫若蘭做小西瓜，丈夫的雙親更西瓜西瓜不離口，說若蘭是他們的孫子裡面最漂亮的孩兒。

若蘭雖然文靜正經，有時也會開玩笑尋開心。她參加教會組織的旅行團去埃及玩了十多天，經常和一個女孩子共住一個房間。忽一日心血來潮，她用枕頭衣服做了一個假人，蹲在洗手間。女孩子開了洗手間的門，大吃一驚，若蘭笑彎了腰。她第一次和人開玩笑是在我肚裡的時候，那時是冬天，不管天晴或是下雪，丈夫、他的弟弟、和我三個人必定走二十分鐘的路去大學飯堂吃晚餐。因為政府津貼，我們每人只付一個多法郎，比自己煮更便宜。在那裡我們會經常見到一些中國朋友。其中一個叫鄧文很老實的越南僑生時時和我們同桌，談得投契。因穿了大衣，他又不留心，不知道我有身孕。當時學校很優待有家室的學生，由於有了身孕的緣故，我不必排隊，只要出示證件便可立刻去取餐付錢吃，丈夫也同樣借我的光

。鄧文覺得很奇怪，以為我們認識查證小姐，問我們出甚麼詭計，可以大模大樣，不必排隊；我們告訴他實情，他半信半疑，將我看了又看。過了幾天，若蘭忽然早產，面有些黃，醫生懷疑肝有些問題，將她送去專為早產而設的部門，不讓我和我一同回家，並吩咐我們天天送母乳給她喝。鄧文偶然來我們家坐，丈夫一時頑皮，拉我入房間遞一個枕頭給我，叫我塞進衣服裡面，看起來大腹便便。鄧文看在我眼裡，並不出聲。過了兩天，他又突然過訪，我在廚房走出來，被他看到我沒有大肚子。鄧文大笑，指著我說：「哈，這次給我捉住了，妳根本就沒有大肚子，塞枕頭裝神弄鬼騙人！」我告訴他真的生了一個女兒，他見家中一點動靜都沒有，不但沒有嬰兒哭聲，亦無嬰兒用品，便滿有把握地說：「如果妳生小孩，我馬上送一箱魚露給你們」；那個時候在學生圈內，魚露屬奢侈品，比香水還受歡迎，結果有好幾年，我們未買過魚露。

若蘭另一次開玩笑是她近三歲生日的時候，二女兒雪蘭剛滿月，雖然仍住在巴黎 Trousseau 兒科醫院，我們依舊請了許多朋友來我們家慶祝。雪蘭也是早產，一個月大了，始終未達到三公斤可以出院的標準。為了解悶，也為了給若蘭有個心理準備，知道就快要迎接一個妹妹回家，丈夫和我去買了一個大洋娃娃送給若蘭，替它起名為 Suzanne，在若蘭面前不住叫 Suzanne，Suzanne。訪客一個個來了，坐滿客廳。菜式一道一道上，賓主盡歡。座客中石太太資格最老，見雪蘭始終沒有露面，便要求看一看她。丈夫把眼睛望著我，我會

意，便說雪蘭還未睡醒，而且因為早產，須特別提防微菌。石太太說她遠遠看一眼便滿足，不打攪的。丈夫便拿出口罩叫石太太戴上，吩咐若蘭帶石太太入房間看 Suzanne。當然啦，雪蘭仍未回家，所見睡在床上的 Suzanne 不過是洋娃娃而已。一回，石太太出來，把口罩還給丈夫，並不做聲。於是來賓逐一戴上口罩，又由若蘭逐一拉手入房間，出來後照樣交還口罩，直到所有的來賓都受騙為止。這一段留學生時期的頑皮趣史，我們記憶猶新。

若蘭小時候的天真可愛最表現於下面這段往事。一九七〇年夏，若蘭才一歲半，丈夫去南部馬賽市附近的 Aix-en-Provence 讀工商管

理。雖然他勤奮用功，日以繼夜，我們每到星期天仍然開車去郊外散心，看山玩水，在碧綠草地上躺下休息，講故事給若蘭聽。丈夫愛念唐詩，我們便教若蘭也念幾首唐詩。她的記性強，雖未能真的體會內容，卻也背得很熟。次年畢業了，我們回到格城小住，又和一班舊朋友聚在一起。丈夫是中國學生會主席，攪讀書會，攪中文電碼研究，經常十多人一同聚餐，一同遊戲。有一次我們叫若蘭念唐詩，她背完一首又一首，大家鼓掌，稱贊不絕。若蘭忽然手指一人，說：「這個哥哥沒有拍手」，把大家都笑壞了。那個時期，若蘭是天之驕女，人見人愛。

今天早上，我們去巴黎十三區華僑教會聚集，見佈告蘭上貼了若蘭的照片，簡短地報導她在非洲的聖工，旁邊一幅地圖，用線將照片與地圖上非洲 Benin Benbereke 若蘭服務的地方相連。大家都關心她，為她的健康和工作祈禱。許多人圍著我問若蘭甚麼時候回來，我說：「快了，這個星期四下午一點半便到達 Only 機場。丈夫已經和我計議做甚麼菜請她吃，雪蘭已將房間打掃乾淨。我內心充滿快樂，我低頭祈禱，感謝主給我一個這麼好、這麼使我幸福、最會安慰我的女兒！」

(一四二期第四十頁登有若蘭的文章。)

門庭若市

／楊約瑟

齊相鄒忌，長相英俊奇偉，某晨穿戴完畢，照著鏡子問妻說：「我與城北徐公，誰個俊美？」妻說：「你長得美極了，徐公那能跟你比。」城北徐公，乃齊國之美男子。鄒忌不自信，復問其妾。妾曰：「徐公怎能與你比呀！」次日有客來訪，談話間鄒忌問客：「我與徐公，誰長得英俊？」客回說：「徐公當然不及閣下啦！」數日後徐公到訪，鄒忌仔細打量比較，自認不如徐公美，窺鏡自視，更遠不及徐公俊秀。當晚鄒忌躺在床上靜思，自言道：

「吾妻誇我英俊是出於愛我，吾妾讚我美是由於怕我，客人稱許我秀雅因有求於我。」

次晨鄒忌朝覲齊威王說：「臣自知遠不如徐公美，但吾妻因愛我，吾妾因怕我，吾客因有求於我，故皆讚許我比徐公更秀美。今齊國疆土千里，城池一百廿座，宮中妃嬪都愛皇上，朝中群臣均懼皇上，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皇上者。由此可見，皇上之過失當會被人掩蔽了。」齊威王說：「賢卿所講有理。」於是立頒詔命：「凡齊國臣民，能當面指出寡人之錯過者，受上賞，上書直諫寡人者，受中賞，在任何地方批評寡人而傳到吾耳中者，受下賞。」詔命初下，群臣相爭進諫，川流不息，車水馬龍，門庭若市，絡繹不斷，數日後仍經常有人上諫，一年之後，雖欲規諫，也難找其咎了。常言道：「仙人有錯」那即是說人人都有錯過，齊威王也不能例外。人之所以犯錯乃源於人之罪性，故聖經云：「若說自己無罪，便是自欺。」而且「罪的工作乃是死。」有病就要求醫，有罪也應設法解決。

語云：「過則勿憚改」齊威王得知己過，即立志改正，賀致政治清明，國強民富，卒能逃過亡國滅身之禍。聖經說：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是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」所以人若知罪悔改，接受耶穌為求主，那定必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」